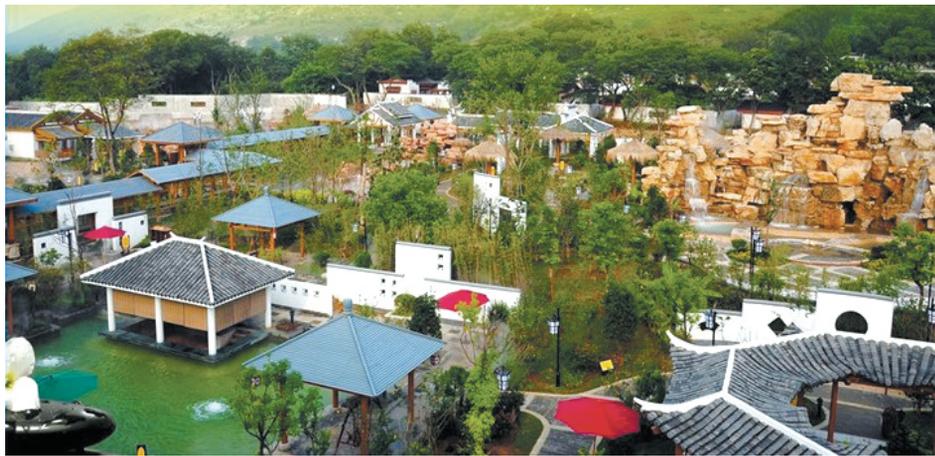


半日里 半梦半醒在半汤



余同友
(省作协、省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)

我沉下身去，沉下去，于是，我渐渐地，觉得自己消失了。

这是多么好的感受啊。虽然是在水中，我却觉得我是翱翔在空中，我飞翔得越来越高，最后，我飞成了一缕风，一片云，在这个秋天的下午，全身被摄氏37度的地热温泉包容了，犹如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婴儿时代，回到了母体之中。这个时候，我好像找到了我的来处。

我曾经以为，现代人已经没有能力找到自己的来处。在城市里住久了，每天脚步匆匆，被铺天盖地的商品与信息包围着，现代

人焦虑，迷茫，冷漠，空洞，四面高楼十面埋伏，而人在其中惊慌着无处可逃。可是，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，要逃避所谓的现代文明其实也是件很容易的事，譬如，在这个下午，在这个叫半汤御泉庄的地方，将自己交给一池天然的温泉，立时，皮肤微微发烫，身心慢慢融化，你会听到风声，鸟鸣，你会看到对面如翠带的山峦，头顶上飘来飘去的白云，当一种隔世的温暖渗透进毛孔，你一下子就会沉醉在一切化为乌有的虚无之中了。

是的，这时，我消失了自己，我又找到了自己。这样的状态，是一种酒至微醺的状

态，眼半睁半闭，心半开半合。这是醒着的梦，这是梦着的醒。这，就是半梦半醒的半汤。

我不知道我在那一池温泉里浸泡了多长时间，我让自己的身心自由地飞翔了多长时间，我忽然想起老子笔下的列子，列子老先生喜欢乘风游荡，动作轻巧极了，他对于求福的事，并没有汲汲追求，却得到了大福。此刻，我已无我，身心随风而行，随水沉浮，不也是得福了吗？

半梦，半醒，半汤。
御风，御云，御泉。

前有庄稼后有山 ——御泉庄小记

许若齐(作家、省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)

没与众人坐大巴同行，一人先到了半汤。一下高速，便被路两边“御泉庄”的招幌引领着走，穿过镇子，一片簇新的徽派建筑静静地卧在西北一角。因是无组织的“私奔”，也就暂时免去了礼仪接待，以个人的名义东游西逛，倒也自在。

我不懂堪舆学，却觉得御泉庄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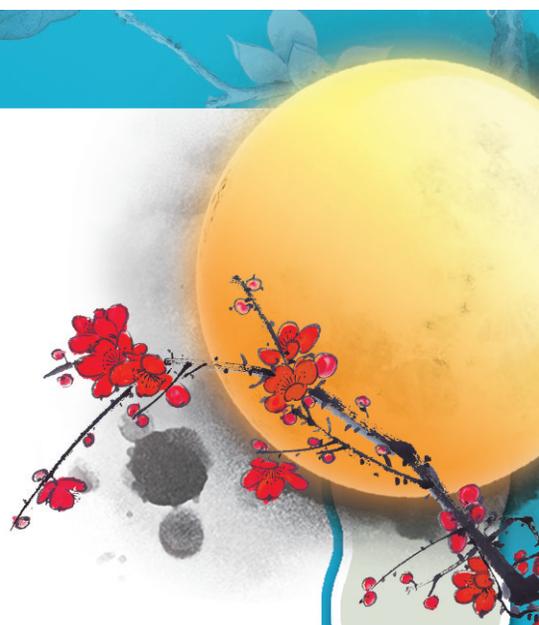
点很不错。虽离半汤镇区区二三里路，也就阻隔了那一份不大不小的熙攘，市井唾手可得却又不乏田园。作为“长三角首席生态温泉景区”，能吸引眼球的地方林林总总，诸如美轮美奂的情侣汤屋、诗情禅意的曲径回栏、清明清澈的淙淙泉水……我感觉最有魅力的，是它自身对大自然的揽

进与融入，闲逸与野趣，好像是与生俱来的。大门外的路那边，便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，在初秋的阳光中，远远的几大块不规则的金黄色是待收的稻子，头沉沉地垂着；一垄垄的红薯匍地游走，玉米则列队成行。它们都没有了春天里成长的生猛与茁壮，特有的苍翠表达着这个季节所应具备的收敛与老成。近处地头缠绕不清的丝瓜怒放着黄花，表达着别样的风采；辣椒还精神十足地挺着身子，它的删繁就简至少一个月。有沟渠从地里穿过，水的晶亮时隐时现，声音细如游丝，落差时也叮咚一下。

御泉庄的背后则是一溜子高低起伏的山峦，在江淮之间的丘陵地带，还是挺有样子的。山脊好像一把巨大的靠椅，让整个庄子舒舒服服地倚靠憩息；御泉庄也由此显得气派尊贵。估计以后哪个风水先生

见此，要大发感慨，对“御”字再来一番深刻的解读。山上林木郁然苍翠，几场秋风秋雨后，推出的将是一派斑斓。野鸡野兔獐子什么肯定是有，是否有野猪出没则不得而知。粉墙黛瓦的房舍建于其下，与之相互映衬，视觉效果非常好。几条小路曲曲折折蜿蜒向上，分明告诉我们幽处所在。

御泉庄的建设规划宏大，现在的作为仅是一期工程。同行的许辉先生如是说：自然田园风光是御泉庄很重要的一张牌，理应打好。这些都是城里人久违了的，来此流连休闲者，也不仅一泡了之。散步田野，攀山钻林，认识庄稼，让年轻的城里朋友们知道小麦和韭菜可不是一档事。有必要的话也开镰割两茬稻子，挖几垄红薯，大汗淋漓，然后纵身泉中，绝对惬意无比！



著名作家、
书画家御泉庄中秋笔会



御泉庄

